

p



经典教材教参系列

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

[加]罗伯特·杰克逊 [丹]乔格·索伦森 著
吴勇、宋德星 译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

[加] 罗伯特·杰克逊

[丹] 乔格·索伦森 著

吴勇 宋德星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 / (加)杰克逊, (丹)索伦森著; 吴勇, 宋德星译.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

书名原文: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SBN 978 - 7 - 201 - 05951 - 8

I. 国… II. ①杰…②索…③吴…④宋… III. 国际关系理论 - 高等学校 - 教材 IV. D8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7302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2 - 2005 - 118 号

Robert Jackson and Georg Sorense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pyright © 2003 by Robert Jackson and Georg Sorensen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 reserved.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14 印张

字数: 330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献给我们的学生

中文版译者序言：国际关系学的 学科、理论、方法论与新议题

国际关系理论(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或 IRT)是国际关系学(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或 IR)的理论基础和人们思考与研究国际问题的基本视角、方法与依据。无论是作为一门课程、一个学科,还是一个基础研究领域,它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不少学者长期致力于国际关系基本问题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学术成果。他们自觉的学术努力和范式化的理论阐释,大大地丰富和完善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学科视域、理论范式、研究方法和基本走向。那些被广泛引用的名著作者,更是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深刻与全面的领悟、解释与评判。他们不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见解,还尽可能在学科层次上阐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一书的作者——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和乔格·索伦森(George Sørensen),就是两位在国际关系学理论的研究上很有学术自觉并力求卓越的学者。

一、怎样的一部书

《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是一部非常适合国际关系及相关专

业学生需要的理想的教科书,也是一部广受国际关系学者赏识的高水平的基础理论著作。该书自 1999 年初版以来,已经连续两次再版。它不仅流行于整个英语文化圈,还受到世界其他语言环境中的读者的青睐。除了我们这个中文译本外,它还有韩文、波兰文、葡萄牙文和意大利文等译本。另据牛津大学出版社统计,到目前为止引用该书的英文书籍就已达 29 部之多。如果说“学生爱读,方家乐用”是人们评价一部理想教材的简要标准的话,那么这部书大抵是可以配得上这一评语的。

杰克逊和索伦森把国际关系理论当成一门包含多种理论与方法的演进中的人文类科学(human science)来对待,并通过富含哲理与历史洞见的阐释,使该书格外地具有人文底蕴。他们将系统透彻的理论阐述、鞭辟入里的事理分析,与清新流畅的表述风格、丰富多彩的表达形式融合起来,使该书通俗易懂,非常具有可读性。他们强调理论(国际关系的学术知识)与实践(世界政治中的真实事件与活动)的密切联系,努力揭示特定的国际关系理论与观念是如何影响人们的世界意识与对国际问题的看法的,从而使该书具有很强的亲和力与现实感。不管讨论何种理论、观点或方法,他们都力求将学术界已取得的最新成果反映出来,使该书的内容特别具有时代性和鲜活感。他们把不同理论之间的分歧、争议与论战看成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进程中必不可少的“对话”,并对历史上和当前的大论战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从而使该书显得特别地丰润、有趣与耐人寻味。他们还通过互联网向世界各地的读者提供学习资源,既有案例研究、样章、大纲、问题与作业,还有关于理论争议、学术讲座、世界形势与基本术语等的资料或链接。这些对广大读者也肯定会大有帮助。

《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系统地介绍和分析了国际关系学科范围内的主要理论和方法。该书的内容按逻辑顺序大致可以分别用“学科”、“理论”、“方法论”与“新议题”这样四个关键词来把握,而

“对话”则贯穿于全书的始终。因此,我们也可以把这些关键词与“对话”当成是探询作者写作意图与构思的窗口或柜台。一位学者曾这样指出:“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同其他议论、阅读和撰写国际政治的人有什么区别呢?我认为区别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区别是‘方法’。专业的学生用方法论为自己压舱,在面对问题的时候能够获得特定科学技术哲学和学术规范的指导。第二个区别是‘理论’。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能自觉地沿着一条前人已经走过几个世纪的道路来探究战争、财富、和平和权力问题。”^①如果是这样,那么本书不仅特别适合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也很适合那些议论、阅读和撰写国际政治的人。

简言之,该书具备了一部理想教材应该具备的基本要素。当然,这也是它广受欢迎的部分原因。另外,该书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还与作者对本书内容与结构的巧妙构思有关;与这些构想背后隐含着的作者对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理论以及世界政治现实的独到的见解有关。杰克逊和索伦森都是著名的国际关系学家。他们都对国际关系基本问题有深入的研究,都形成了稳定的学术立场和观点,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界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本书又不仅仅是一部能很好地满足一般教学需要的国际关系理论教材,它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部体现作者学术专长与研究特色的理论著作。为了让读者更好地把握本书的内容和特色,更深入与贴切地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我们还有必要对这两位国际关系学家的学术研究进行简要的梳理与评介。

二、杰克逊与索伦森

罗伯特·杰克逊是加拿大学者,原是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Uni-

^① 【挪威】托布约尔·克努成著,余万里、何宗强译:《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见托布约尔·克努成为该书写的“中文本序”。

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政治学教授,现为美国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的国际关系学与政治学教授。杰克逊长期从事国际关系理论、国家主权、国家制度演变与后殖民时代非洲政治的研究。他在这些领域推出了大批的研究成果,并形成了学术专长。^①

第一,或许也是最重要的,杰克逊是国际关系学中的“英国学派”(English School)或“国际社会学派”(International Society)的一位著名学者,^②是该学派中多元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是该学派创新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同大多数主流国际关系学派一样,英国学派

① 到目前为止,罗伯特·杰克逊出版过10部著作,主要有:《国际关系的经典和现代思想:从无政府状态到世界大都会》(*Classical and Modern Thought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Anarchy to Cosmopolis*. Palgrave Macmillan, 2005.);《全球契约:国家世界中的人类行为》(*The Global Covenant: Human Conduct in a World of Stat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千年轮转之际的主权》(*Sovereignty at the Millennium*. Australia: Mar, 2000);《准国家:主权、国际关系与第三世界》(*Quasi - States: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Third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黑非洲的个人统治:国王、贵族、先知与暴君》(*Personal Rule in Black Africa: Prince, Autocrat, Prophet, Tyra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多元社会与新国家:理念分析》(*Plural Societies and New states: a conceptual analysi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7.);以及这部与索伦森合著的教科书《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此外,他还在著名期刊如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Millennium* 以及 *Diplomacy & Statecraft* 等上,发表过多篇重要的论文。

② “英国学派”,也被称为“自由现实主义”、“理性主义”或“英国制度主义”。该学派认为,在国际(或世界)层次上有一个“国家社会”(society of states)或“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society)存在,因此国际政治的基础并不是纯粹的无政府状态。或者说,无政府状态只是字面上没有统治者或没有世界政府的意思,它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状态,而非自然状态。由于该学派的核心概念和分析问题的共同出发点是国际社会,也由于其主要的代表人物好些都不是英国人且他们的学术关切与研究重点也不统一,有时人们也就把该学派统称为“国际社会学派”(International Society)。本书的作者采用的就是这一更为普遍的说法。

也已发展成了一个比较松散与开放的“派中有派”的学术联合体。^①在基本理论方面,该学派内部的学术争论主要体现在团结主义(solidarism)与多元主义(pluralism)的争论上。团结主义者认为,国家社会应该在很大程度上超越国家的政治独立与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优先促进人权价值乃至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多元主义者则指出,人类是多样性的:他们在政治与宗教观念、种族、民族与语言传统以及生活方式与内容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他们认为,这些差异最好能被容纳在一个可以允许国家享有尽可能充分之政治独立的国家社会之中,从而使人们能够以其政府的形式来表达那些关于“美好生活”的不同观念。杰克逊教授被认为是多元主义最主要的倡导者之一,他在其最早的著作《多元社会与新国家》(1977年版)中就明确地形成了多元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并在其近期的巨著《全球契约:国家世界中的人类行为》(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中对这一立场作了最充分与最有说服力的阐述。

第二,杰克逊是国际社会学派的规范理论家之一,也是该学派传统方法论的坚决拥护者之一。强调世界政治中的规范(norms)、规则(rules)、价值(values)和标准(standards)等要素的重要性,认为国际关系是一种包括了人类永远也回避不了的一系列最重要的伦理难题的人类关系,并因而具有伦理性,是英国学派与规范理论的共同

^① “英国学派”的内部分歧一开始就存在。但在最初阶段,学者们的分歧大致还可以看成是他们在本学派创立中所关注的点和面的不同。例如,马丁·怀特等主要致力于该学派的在理论传统上的定位(以格老修斯传统为主的理性主义)和该学派所聚焦之国家体系在历史传统上的定位(以欧洲国家体系为历史原形);而赫德利·布尔等则致力于该学派核心范畴“国际社会”的建构,主要理论支撑点的厘定,以及主要研究对象(主权国家与国家社会)与方法论取向(即与行为主义相对立的传统主义)的确立。“派中有派”的内部争鸣局面只是在该学派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出现的。最早出现并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学派内部的主要争鸣恐怕还是布尔曾明确界定过的团结主义(solidarism)与多元主义(pluralism)之争,以及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明朗化的方法论之争。其他不同,如在研究重点和趣向上的不同,则远没有那么重要。

特点。

第三,杰克逊是一位在研究国家主权、发展中国家政治与国际关系理论上具有重要建树的著名学者。他从国家主权、国际关系、国际伦理与国际法角度深入地研究了殖民后时代的非洲政治、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及其对外行为,并就后殖民时代形成的新国家是什么类型的国家,这些国家是否享有完全的主权地位,以及这些国家是如何被纳入现代国家体系的等重要问题提出了一些颇有开拓性的见解。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是1990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准国家:主权、国际关系与第三世界》。他于2000年新编的《千年轮转之际的主权》一书又对作为制度的国家主权的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详细地审视和讨论了国际关系学者在主权问题的论战中形成的一些最重要的论点。杰克逊关于国家主权及相关问题的基本观点有:作为观念、制度与经验事实的国家主权是复杂与多维的;国际体系(或国家社会)中的国家在主权属性方面的实际差异很大,因此大国不一定是强国,小国也不一定是弱国;许多发展中国家并不具有完全的主权属性(它们在经验意义上只是“准国家”),它们的虚弱或不发达与它们被纳入现代国家体系和世界经济的历史进程和方式有关;因此,这些国家的人民在安全、自由、秩序、正义和福利的享有上还远未达到发达国家人民的水平;这不仅是这些国家的国内问题或其他人的问题,而且是整个国家体系和全人类的共同问题。

乔格·索伦森是丹麦学者,是丹麦阿胡斯大学(Aarhus University)国际政治学与国际经济学教授,也是丹麦国际研究院(DIIS)全委会的主席。他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也比较有影响,有的著作还有外

文版或被译成它国文字出版。^① 索伦森的研究领域主要有：民主与民主化、国家转型与国际关系转型、全球化与冷战后的世界秩序以及国际关系理论等。他在这些领域都有独到的研究并形成了学术特长。

第一，索伦森是国际关系学中的“自由主义”的一员，是该学派中共和自由主义的坚决拥护者和重要理论家之一。共和自由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自由主义派别之一。它坚持自由主义的基本假定（如对人性的乐观态度、对国际关系是合作性而非冲突性的确信以及对进步的信仰等），但又与其他自由主义派别又有明显的区别。这主要在于：它是建立在自由民主制比其他政治制度更为和平与更守法律这一由康德（Immanuel Kant）首倡的规范论点之上的。

第二，索伦森还探讨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他在1991年出版的《民主、独裁与发展：所选之第三世界政权的经济发展》一书中，对“民主政权”与“独裁政权”在经济发展和福利增长方面的作用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并以四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① 乔格·索伦森出版过15部著作，其中近期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国家转型：超越退出的神化》（*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tate: Beyond the Myth of Retreat*.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4）；《国家属性的变化：国际关系的转型》（*Changes in Statehoo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Palgrave, 2001）；《谁的世界秩序：不平衡的全球化与冷战的结束》（*Whose World Order? Uneven Globalization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edited, with Hans - Henrik Holm, Westview Press, 1995）；《民主与民主化：变革世界中的过程及前景》（*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Processes and Prospects in a Changing World*. Boulder., 1993, second ed. 1998）；《政治条件论：问题与出路》（*Political Conditionality: Problems and Promises*. London: Frank Cass. 1993）；《民主、独裁与发展：所选之第三世界政权的经济发展》（*Democracy, Dictatorship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elected Regimes of the Third World*. London: Macmilla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以及这部与杰克逊合著的教科书《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此外，索伦森还在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Security Dialogue*,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Third World Quarterly*,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等学术刊物和专题文集上发表了近100篇论文。

(中国、印度、哥斯达黎加与中国台湾)的经济发展为例进行了验证。此外,索伦森在其1993年出版的专著《政治条件论:问题与出路》一书中更专门讨论了,在发展援助中发达国家将人权与民主等政治条件与是否对受援国给予援助挂钩的问题。他认为,挂钩政策尽管有些天真,但却具有引起国际体系基本原则发生戏剧性变化的潜力,因为把人权放在首位就意味着把尊重个人和个人权利置于尊重国家主权之前。

第三,或许也是最为重要的,索伦森深入地研究了国家属性的变化与国际关系的转型问题。1995年,作为编者的索伦森等在《谁的世界秩序:不平衡的全球化与冷战的结束》一书中自问自答地说:“国际关系中发生了什么变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国际关系学论战的中心议题。没有一套公认的理论范式可以指引我们回答问题并寻找答案。……如果在当前的论战中还有什么共识的话,那就是:在不断变化与多样化的世界上,我们已不再拥有坚实的理论指南。”^①那么,应该怎么解释国际关系的变化呢?他指出,“全球化和冷战的结束”是两个主要的变量;这两个因素对不同类型的国家与社会的“渗透”在广度和深度上是不平衡的。如果我们把该书看成是他探索问题的开始,那么他于2001年出版的《国家属性的变化:国际关系的转型》则系统地阐发了他对这一问题的基本观点,而他于2004年出版的《国家的转型:超越退出的神化》就可以说是对有关论战的总结与回应。

三、关于 IR

本书的首要目的和基本任务是全面介绍和分析国际关系学科

^① Hans - Henrik, Georg Sørensen (ed.) (1995): *Whose World Order? Uneven Globalization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Holm: Westview Press. .1.

范围内的理论、观念和论战。因此，作者们首先要回答的基本问题自然就是：国际关系学(IR)是一个怎样的学科？它的研究范围和重点是什么？是什么因素在推动着该学科的发展？

杰克逊和索伦森指出，“学科是知识的一个分支，它旨在对某一对象进行系统的理解”，而国际关系学力图要理解的便是：“人们如何能得到或不能得到安全、自由、秩序、正义和福利等基本价值。”他们认为，人类的这些基本价值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它们主要是由主权国家和国家体系来提供和保障的。因此，顺理成章地，他们就把主权国家和国家体系看成了国际关系学的核心内容。他们指出，作为人类关系团体的国家和国际体系，与大多数其他的人类关系团体一样，既能为其参与者带来某些好处，也会带来某些害处，而国际关系学就是研究这些利害关系的性质和结果的学科。

杰克逊和索伦森把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任务确定为人类基本价值，从而就与把国家利益或权力作为研究任务的一般看法拉开了距离。尽管他们并没有否定利益或权力的意思，但当我们阅读了本书第一章后，就不难发现他们至少已经形成了要给权力和利益寻求合法性根据的基本看法。他们认为，国家与国家体系是以人类基本价值为转移的一种人类制度。换句话说，能否为人类提供基本价值是国家和国家体系的存在根据。因此，国家利益和国家权力虽然重要，但对其合理性则要从人类基本价值出发来加以判断。也就是说，人类基本价值是国家利益的源泉，是确定国家权力运行方向的指南，它们比国家利益和权力要更为根本，也更为基础一些。但是，他们没有明确定义价值，而只是说“安全、自由、秩序、正义和福利”是人们希望从国家或通过国家从国际体系那里得到的基本价值。

杰克逊和索伦森还在本书中引入了关于 IR 学科范围的争论。他们指出，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极端的观点：一种是把学术焦点只放在国家和国家间关系上，而另一种则拿国际关系学去框全世界所有与人类相关的事物。在他们看来，前者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因为尽

管国家和国家体系在世界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已经开始被动摇,但在事实上它们仍然是国际关系学术分析和讨论的中心;而且即便就是那些试图超越或突破国家范围的新理论,也常常还把它视为研究的起点。然而他们也注意到: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行为主体是多元的,国家只不过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员;国家和国家体系与世界上的其他事物(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教育、文化等)一起在变化,并处于复杂的双向互动之中。于是他们认为,国际关系学不能局限于国家间的政治关系,不能只解释战争与和平等传统主题,还应该探讨经济相互依赖、人权、环境、性别不平等、发展以及恐怖主义等问题。有鉴于此,在学科的称谓上他们既没有采用“国际政治学”(International Politics),也没有选择“世界政治学”(World Politics),而是继续沿用了“国际关系学”(IR)这一名称。

关于 IR 的学科范围与重点的问题,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它是随着制约国际关系学思考的种种复杂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的。本书作者特别重视的因素有三个:一是现实世界发生的实际变化在不断地提出新的议题;二是同一传统之内以及不同传统之间学者们的争论;三是其他领域学者的影响,特别是他们在方法论争鸣上的影响。他们指出,这三大因素仍处于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因此没有学者可以宣称自己的国际关系学思考是完美的。“历史不会止步不前,知识的探索永无止境,总会有新的议题要面对,总会有新的方法可资利用,总会有新的洞见出现,总会有新生代学者在继续探索”。

四、从 IR 到 IRT

国际关系理论自 IR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发展成为一门学科以来,特别在经历了行为主义革命之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基于不同学科背景的种种国际关系理论和理论派别的不断涌现,已经丰富得有点让人眼花缭乱,以至于人们有时都很难搞清楚某些理论是

不是理论或是不是国际关系理论。杰克逊和索伦森说,他们只聚焦于那些“最重要的理论”。那么什么是理论?什么是最好的理论?哪些理论又是最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呢?

杰克逊和索伦森认为,在系统思考世界的过程中,理论是必不可少的。他们指出:“我们有必要熟悉理论,因为事实是不会自己说话的。我们总是有意无意地通过某组特定的透镜来观察世界,我们或许可以把这些透镜当成是理论。……理论告诉我们哪些事实重要,哪些事实不重要,也就是说理论能塑造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他们进而指出,“什么是最好的理论”是一个有些天真的问题,但确定出最佳理论的标准却是很有意义的。在他们看来,最好的理论具备这样五个标准:连贯性(应该前后一致,也就是没有内在的矛盾)、清晰性(应该以清楚明了的方式来陈述)、公允性(不应被置于纯粹的主观评价之上)、重要性(应该与大量重要的问题有关联)、深刻性(应当能够尽可能多地解释和理解它声称要考虑的现象)。

杰克逊和索伦森并没有为种种国际关系理论排出顺序,但是却描绘了一张最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图谱”。在这张图谱中,占据最核心位置的,是已经确立起公认的学术地位并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四种理论传统: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国际社会理论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处在边缘地位的是那些在 IR 发展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理论和近年来崭露头角的新理论:前者是那些与行为主义关系密切的理论;后者是如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与规范理论等等的后实证主义理论。此外,我们还能在图谱的缝隙和边角中看到其他的一些次要的理论和观点的身影。

从这张理论图谱上,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杰克逊和索伦森恐怕已经形成了对 IR 学科格局、理论格局与发展态势的新判断。第一,他们的理论图谱显示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多极化”景象,或更确切地说是“一超多强”的景象。美国的理论仍然是主角,但已经不再具有独霸的地位。尽管这个图谱还没有“北约首脑聚会”那样的热

闹景象,但至少已呈现出了“北美与西欧对话”的宏大场面。第二,他们的理论图谱显示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多元化”发展的基本趋势。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总是有一种思考国际关系的支配性理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理想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是现实主义。但到了冷战后期,局面就已经开始改变了。那时,尽管新现实主义的影响如日中天,但在其光芒不及的地方新自由主义、国际社会理论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纷纷崛起,并开始大踏步地进入了国际关系学主流理论的殿堂。冷战结束以来,前述四大主流理论仍然保持了“与时俱进”的强劲势头,但同时又有一批理论应运而生,其中建构主义已越来越被认为是国际关系学的主流理论之一。因此,“多元化”已经越发地成为一种现实,而不仅仅是一些国际关系理论家的愿景。第三,国际关系学科已经从一门美国学科、西方学科发展成为一门真正世界意义上的学科。一批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第三世界国家”正在从“边缘地带”崛起,并已开始进入理论创新的阶段。因此,国际关系理论在世界意义上的“多元化”或“多极化”,虽然还有待时日,但已经为时不远了。

但问题是,为什么有些理论得到了强调,而有些理论却被忽略了呢?对此,两位作者并没有给予正面的回答。译者认为,个中的缘由至少有以下四个:第一,杰克逊和索伦森认为,国际关系学是一门承载着人类基本价值的人文学科或人文科学。因此,凡是重视人类的基本价值的理论都是重要的,而那些公开宣称“价值无涉”或没有明确价值前提的理论自然也就不那么重要了。第二,杰克逊和索伦森认为,主权国家与国际体系是国际关系学科的历史核心问题。因此,国家与国家体系就应该是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重点。那么他们对那些未能在国家间关系层次上,特别未能在国际体系层次上作出系统阐释的理论的忽略,也就不足为怪了。第三,杰克逊和索伦森认为,IR是一门充满活力的不断演进的学科。因此,那些在国际关系思想演进中发挥了重大与深远影响的理论,自然也就是最重要

的理论了。而那些在 IR 大论战中表现平平的理论,或没有深究国际关系发展进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实质性议题的理论,或虽然轰动一时但却已开始失去解释力的理论,也就不那么重要了。第四,正如杰克逊和索伦森所指出的那样:“在人们考虑将一个理论置于另一个之前时,他们的价值取向和政治偏好也会发挥某种作用。”比如,与其他国际关系理论书籍比较起来,本书对国际社会理论与自由主义理论的介绍、分析与评价似乎要更充分、更透彻与更到位一些。这与两位作者的学术立场与研究取向有干系吗?我们不能完全肯定地说“有”。但是考虑到杰克逊是著名的国际社会理论家,索伦森是重要的自由主义理论家,我们又不能说“没有”。我们只能“假设”说,这可能不完全是一种巧合。他们即使要力求公允(他们确定是这样做的),但也难免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他们各自的理论传统、学术专长和价值偏好的影响。

五、IRT 中的方法论与新议题

《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有比较丰富的方法论内容。作者在对每个理论进行评介时,在分析主要理论派别之间的论战和每个理论派别的内部争议时,都涉及了方法论。但是他们对方法论的专门讨论,则大都集中在本书的第二章(对行为主义的讨论)、第八章(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的论战)和第九章(对理解与解释的阐述)之中。同时,该书不仅在评析不同理论时深入探究了国际关系中的重大传统议题,还在第十章中专门讨论了国际关系领域的一系列最新议题。如果说方法论涉及不同理论的立论根基,那么新议题则是许多理论正在探索和讨论的前沿问题。

杰克逊和索伦森认为,方法论既涉及本体论也包括认识论。他们指出:“国际关系学的根本方法论分歧关乎社会世界的性质(本体论)与我们的知识之于社会世界的关系(认识论)。”在他们看来,本